



上 册

走向生活·····	戴维·科宁斯(1)
再试一次·····	扈及刚(4)
每一道乌云都镶有金边·····	孙传文(8)
荒芜的音韵·····	梁镇河(12)
青春红·····	唐玉霞(15)
我愿意·····	白玲玲(18)
我是个落伍的电脑兵·····	肖维荐(22)
想 家·····	周丽聪(26)
人生路弯弯·····	文乾义(29)
往事的回味·····	丛 榛(31)
把根留住·····	戴薇薇(33)
黄鹤楼上的畅想·····	秦 月(36)
远去的日子·····	于富强(40)
灯塔在呼唤·····	于芝江(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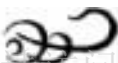
快乐的真谛	诺宾·基尔福德(44)
上班的感觉	韩玉喜(46)
珍惜夜晚	张赫摇(49)
依然幸福浪漫	杨林静(52)
放飞心灵	周晓东(54)
生命的日子	马 乐(56)
你到底要什么	麦可国(59)
快乐的共鸣	罗 兰(61)
天赐芳邻	玛·韦斯特(64)
卖 瓜	吴志强(69)
魂 荷	朴尚春(74)
真正的施主	袁小虎(77)
母亲的“谎言”	佚 名(79)
奇妙的喇叭	星新一(81)
穿裙子的季节要过去	崔星星(84)
一个女孩和一棵树	佚 名(87)



荣誉无价	佚名(91)
沙丘上的陌生人	阿瑟·戈登(97)
只向老人鞠躬	彭瑞高(103)
野百合的遐想	温淑珍(106)
一封遥远的来信	阿芳(110)
女人话题	李元华(115)
送宝山	王玉英(119)

下 册

北京的邻居之四	冯子禹(121)
河马哈哈	秋心(127)
厚土深情(外一篇)	石浩(131)
考验漂亮女孩	曾伟明(136)
净 土	韩明人(139)
晒月亮	顾嘉颖(145)
父亲节的康乃馨	顾嘉颖(147)
那边的路上,你走好?	李望江(150)
不关心妈妈的爸爸	邱上军(153)





奇迹的名字叫父亲·····	佚名(155)
客串情人·····	姚伊(157)
听你一直到天明·····	周德东(159)
壁虎的爱·····	李范宣(164)
在城市飞翔“野马”·····	魏新玲(166)
肖霄的故事·····	剑飘零(171)
哥哥的爱情·····	靖秀(174)
秋林风声·····	悄吟(177)
朋友从东京来·····	黄茵(180)
母性·····	加藤武雄(182)
贩·····	方杞(184)
一颗破牙·····	P·埃米利奥(187)
照章办事·····	拉里夫·维内尔(190)
游过大河·····	宋杏芬(193)
春花·····	邵湘君(195)
父老乡亲·····	王永君(197)





一点喜悦·····	刘西鸿(199)
恶梦初醒·····	穆广臣(202)
一只手套·····	曾有情(204)
父亲的眼神·····	郭连元(207)
丁香花开了·····	金 红(209)
新滩姐儿·····	韩永强(214)
夕阳,好美·····	谢奇锋(217)
童年——紫色的花·····	张会林(221)
为爱情落泪的闲人·····	鱼在洋(226)
金丝雀·····	川端康成(231)
雨·····	飘 雪(233)
苦涩的青果·····	应辽远(236)
蓝色悠悠球·····	徐亚坤(240)





北京的邻居之四

◎

冯子禹

我一直不想用恶毒的语言来形容我所居住的那座被称之为大学生公寓的院子，其实我是担心有一天我再去北京谋生，没准扔会落脚于此，没准会被赵哥这样的当地人认出来，我这百十来斤还不交代了。我比我的北京朋友更厌恶赵哥这样的北京混混儿，他用北京人特有的白眼仁上上下下地打量你，好像你是个智商不高的低级动物。朋友可能是见怪不怪了，他让我别去关心别人的私生活，他怕我脑袋一热做出一些见义勇为之类的英雄壮举，他说那种事你想做也是做不完的。他说你在这里什么事都能遇上。

我住的板房对面也是一排小板房，因为相距不过五六米远的距离，如果不挡上窗帘你就总有种被监视偷窥的感觉。所以我板房对面的一扇窗子总是被挡得严严实实也就很正常了，朋友说那里面住着两个女孩她们总是神神秘秘的，我问朋

人
生
路
弯
弯

121





友看到了什么，朋友眯起眼睛夸张地模仿着瓦尔特的样子说：谁活着谁就看得着。于是我就有种早晚能识破天机的预感。于是我一天中午第一次遇见了她们的青青。

院子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它被安放在赵哥的屋子里，所有与外界的电话联系都要在赵哥的鼻子底下完成。就是说为了几毛钱的电话费你连隐私权也出卖了。那天我给家里人打长途，赵哥常坐的沙发上坐着一个披着乌黑秀发的女孩，她一边嘴里吃着瓜籽，一边用眼睛上下左右地打量我，等我把电话费交到她的手里时，她故意用北京腔跟我闲聊了几句。我还以为她是赵哥的家里人呢，所以也没给她好脸色看。然后我听到有人喊她青青，话里话外她像是替赵歌看电话的。她把一个修长的清晰的身影留在我的脑海中，等我知道她就是我板房对面的邻居时未免有了几许悲凉。我终于明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是什么感觉了。我其实想说的是我比较讨厌那朵不知道羞耻的鲜花。随后我又再次与青青相遇，最后一次居然是在灯光幽暗的小咖啡厅里。因为我已经买了回家的车票，朋友借告别的机会也想放松一下心情，就在海淀那些围绕着北大开设的无数个咖啡屋里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想好好破费一下。我信口开河地表达着对北京的印象，朋友一会随声附和，一会又横加指责，他的北京腔实在是不伦不类，他把自己化装成一副纯种北京人的样子让我对自己感到可怜，我怎么就学不了北京人的绕舌音和儿化音呢？我怎么就不能像北京人那样装出一副懒懒散散玩世不恭的神情呢？我在十分无奈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离我们桌子不远的青青，和青青坐在一起的是一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模样，有点秃顶，一条暗花带



亮线的休闲装包裹着他有些圆滚的身体,把他对面的青青都给显没了。我立刻把我对北京的感慨甩在了脖子后,朋友也把犹疑的目光转向了那边,然后扔出一句北京人最爱骂的话:这个丫儿的。我误解了朋友的意思,我说人家傍上大款了你跟着恶心什么,你要是能耐你也揣着几百万满世界划拉小秘去。朋友苦着脸说:你知道什么,那边那个老头子是咱们系请的客座教授。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青青那里时就有点儿恶心了,就跟着我朋友学了一句:这个丫儿的。

那是在北京最难以入眠的夜晚,我和朋友盘腿打坐在板床上,吸着北京牌的香烟;喝着四元钱一两的大叶花茶;东拉西扯地感受着单身男人的异地生活。我跟朋友说:北京真他妈是个好地方。胡汉三我还会回来的,等我把自己的文集字数凑够就理直气壮地杀回来。朋友伸头缩脑地躲在对面的烟雾中,他用高深莫测的口气说:你小子毛儿还太嫩,要想在北京扎下根,没有钱没有关系没有实力纯是白扯。你小子除了有点歪才什么都不占。他提到两个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点名气的青年作家,讲他们在北京漂泊着的情感经历;讲他们硬是赖在北京用二元钱挺了一星期的革命精神;讲他们一个时来运转一个厄运缠身的现实境遇。

我向他打探我所知道的几个女青年作家的近况。朋友如数家珍地说:某某是李文学大师的学生;某某是张评论家的妻子;某某是王名导演的情人;某某是刘副局长的秘书。朋友把脑袋从烟雾里伸出来,心怀叵测地涮我:你小子要是个女儿身就好喽,你的手稿没准比出土文物还值银子。我听了以后脑袋上立刻出了一圈白毛汗,想在北京扬名立腕



的热情也就不那么强烈了。我的胃又不失时机地疼了起来，两片丽珠得乐也没压下去。我把话题转到对门的青青身上，朋友说青青和一个叫米雪丽的女孩住在一起，两人都是河北廊坊人，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我们特想知道米雪丽长得什么样，朋友把烟头掐灭在烟缸里，没头没脑地说：你见过李嘉欣吗？我的胃再一次疼起来，我当然没见过李嘉欣，我只是对米雪丽有点兴趣而已。我的车票是隔天二十二点的，我掀开窗帘一角，向对面张望，院子里黑蒙蒙的，对面厚厚的窗帘里暗藏着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我不想把这种劳神的聊天进行下去了，我拿起手纸，准备去公厕给北京最后留点念象。

北京的夜色宁静而迷人，因为公厕在院子外，院子大门总是为进进出出的人虚掩着，已经是午夜一点了，赵哥的房间还闪现着微弱的光亮，当我走出铁门猛一回头时，看见一个披着长发的女人影从赵哥的门里晃出来，等我悄无声息地站在厕所围墙后，那女人影也钻出了铁门，拐进了隔壁的女厕。墙壁是不太隔音的，她那边的咳嗽和其他声响清晰可辨，我几乎没有弄出什么动静来，女人先于我结束了战斗，等我瞄着她虚恍的影子走进大院时，那女人没回到赵哥的房间，而是鬼使神差地溜进了我们那板房的对门。她扭扭答答地回头瞥了一眼，然后把袅娜的身影关在里面，随后是两个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我因紧张而绷住的鬼脸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我知道我见的准是那个米雪丽了。

我发现自己很低能，我真想站在空旷的院子里喊上一句：他姥姥的。可我愣是没敢。

我蹲在洗手台边用力刷我的牙，心里盘算着在北京的最后几个小



时怎么打发,我机械的动作被一个女人的咳嗽声止住了,我看见一双粉红色的拖鞋和裹在小腿上的长筒丝袜,那女人修长的背影和披散的黑发,让我情不自禁地抬起脸看她,是米雪丽。一张特青春特清纯的面孔。她手里擎着佳洁士牙膏,在阳光下面晃来晃去,把一个女孩娇好的身形印在我的眼睛里。她转过脸来看也不看我,她的牙可真白呀。

我和朋友在北京西单瞎转悠,因为兜里穷得叮当三响,我不得不放弃了往家带烤鸭王致和臭豆腐景泰蓝瓷器的计划。我把手稿交给我的朋友就像把亲生儿子交付给他,然后在提包里塞了一些没用的闲书。在夜色降临之际,我们像所有人那样在北京火车站外的空场上席地而坐,我问朋友未来的打算。朋友转着弯说想在北京谋个差事,想在北京找个女人,他还轻描淡写地说出一个他心怡已久的名字。朋友就是朋友,他不仅给我掏钱买了车票,还把我笨重的行李提上车厢。他一面叮嘱我保护好我的胃,一面把北京交通地图交到我手里,说做个纪念。他让我到家后立刻打个电话,还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然后就不见了踪迹。我扒着车窗向外张望,朋友正在人群里向我摆手,我本来想把心里憋了好久的话说给他,结果我只说了一句:啥话也别说了,再见吧。你小子别把哥们忘了。然后我就把脖子从北京的夜色中拽回来,然后我就缩着脖子回到我的故乡。

我到家后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电话效果特别次,我们的对话简直像是男声二重唱。他说你到家我就放心了,你多注意点你的胃。他这么一说让我的胃又疼了一下,好像我的胃是他割舍不了的情人似的。我说:你注意点你对门的那两个女孩,尤其是米雪丽,你最好别让自己爱



上她,小心她把你当羊肉给涮了。朋友说:你说啥呢?你小子大声点。我知趣地打着马虎眼:我啥也没说,等你小子在北京混出个模样来,我再去北京投奔你。朋友这下听懂了,他爽朗的笑声让电话听筒顿时出现了短路。他下面是表扬我还是骂我的话我就不晓得了。我想北京朋友一定能把自己的私生活定排好,他说过米雪丽作他女朋友的话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暗示吧,他正为他的文学玩命呢,哪有那份闲心呀。过了半年后,朋友从文学院毕了业,辗转着去了北京电视三台,当上了一名电视记者。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是西安人,是个摄影记者。他给我寄来了两个人的合影照片,我最后可怜的预感没有被证实,那个女孩真不是米雪丽,也不是什么青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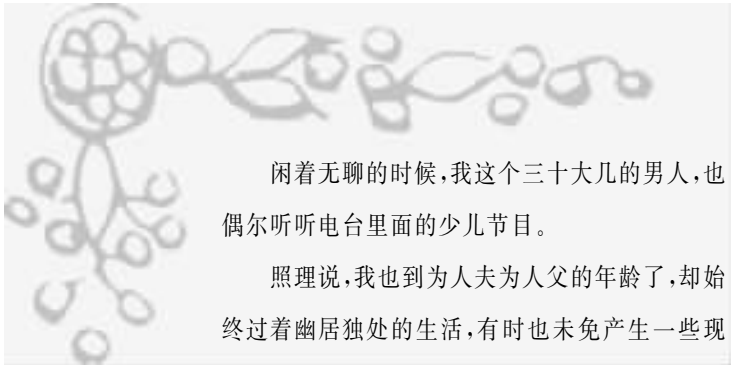
像米雪丽和青青这样的女孩注定是生活中一闪而逝的角色,在偌大的北京,这样的人肯定哪儿哪儿都是。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好,可她就是不想好好活我也没办法。我告诉你我想好好活着。



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好,可她就是不
想好好活我也没办法。我告诉你我想好好活着。

河马哈哈

◎
秋
心



闲着无聊的时候,我这个三十大几的男人,也偶尔听听电台里面的少儿节目。

照理说,我也到为人夫为人父的年龄了,却始终过着幽居独处的生活,有时也未免产生一些现实的幻想。我当然不会非常专注地听什么儿童节目,我的工作特别忙碌,有时会陷入黑白颠倒、冬夏不分的境地,所谓闲着无聊,实在是一种搪塞的说法,因为少儿节目多半是在傍晚时分,恰恰那时候我的工作完毕,而一般又没人邀请我出去过夜生活,所以就顺便听听。

也许我不是个爱挑剔的人,既然是顺便听听,也就一耳朵听一耳朵冒。儿童节目普遍办得很弱智浅薄,很滑稽可笑,大人用儿童的口吻模仿孩子说话,孩子呢?则假门假式地学着大人,歌曲也千篇一律,无论是曲调,还是内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奉献出耳朵,也实在是想从这类节目寻找到一点难得的纯真,幸好我还未曾完全失望。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单位和街区里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连整整刮了一春天的风沙,也似

人
生
路
弯
弯

127





乎转瞬不见了。我的心情也出奇的明朗，恨不能立刻进入到向往已久的爱情生活中，这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她叫伊琳。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定在香草山，那是本市一处著名的风景植物园，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六月一日上午十点，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跟小伙伴过家家。

那天我准时前往，伊琳差了几分钟，可以理解，女孩子一般都要矜持一点才好。当她夹在众多节日的五颜六色的儿童中出现时。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长得平平常常，除了一头乌黑秀美的长发，似乎也没什么显著的优点，但她的笑却挺迷人，天真里面裹挟着一丝狡猾。只是一刹那，我的心里动了一下。我过去主动握住了她的手，然后说我是谁。然后我们就被一群孩子簇拥着，身不由己地爬到香草山上。一路上，孩子们的喧闹声不绝于耳，伊琳鲜艳的裙裾在我眼前飘动，她目光下面偶尔绽露的兔牙，也让我有种时光逆转，回到呀呀学语时代的错觉。当我们避开众多的耳目，蹲坐在一处高岗之上，我才发现，我连她的年龄和工作还不知道呢。

我试探性地问了问，伊琳很爽朗地告诉我：她其实已不年轻了。她说出了一个年龄，果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她问我喜欢孩子吗？我说喜欢。她嫣然一笑，随即说自己就是天天跟孩子打交道的人。她说着还往山前山后四处乱跑的孩子们指了指，随后又把手指向动物园的方向。动物园就在香草山的对面，我们恰好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全景，那里简直成了孩子们的天下，没有选择在那里见面，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对做什么工作并不敏感，革命分工不同嘛，人家不挑我我还敢挑人家吗？



从伊琳的言谈举止中,我隐约地感到她对我还不太讨厌,我就大胆地问下次见面的时间,她犹豫了一下说:最近工作比较忙,她会给我打电话的。我提意一起去吃饭,她没有拒绝,我们顺着香草山的后坡往下走,避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么多孩子的盯视,终于钻进了一家有冷气中式餐厅。伊琳提出两人AA制,我当然不准,于是她要了两个简单的炒菜,我也要了两个凉拌菜,还要了一杯扎啤和一瓶可乐汽水,我们的初次会面,就这样略显寒酸的碰杯中,走进了高潮。我说的高潮是指当时她曾多次有意无意地碰过我的手。

我们是在下午告别的,我们告别的地方恰好在动物园门前。那里不停地有人吆喝,说什么动物园里新来了河马,还可以跟河马照相什么的。我突然想跟她合个影,就问她给不给个面子?她嫣然一笑,用手挡住突现的兔牙说可以。于是我们就费力地挤出一条人缝,特意跑到动物园里面,站在不知从哪里运来的大河马旁边,含情脉脉地照了张相,伊琳距离我应该在半尺左右吧,这样看上去,应该是一种关系很正常的距离。

不知为什么,伊琳好几天没有给我打电话。一直到一星期后,我才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伊琳决定跟我分手的消息。也许是恋爱失败的原因,我好像除了有点失落,也没怎么心如火焚,正好照片冲洗出来了,相当清晰,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寄给伊琳。毕竟我与她相处了一个美好而真实的下午哇。介绍人也没说我是哪个地方不让人家满意,我也不好再问,还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吧。

有一天下班后,我照例打开半导体收音机,胡乱地听着,又是儿童



节目,又是千篇一律的故事童话,又是假门假式的鹦鹉学舌,让我突然一惊的是:那个主持人居然叫伊琳姐姐。我仔细聆听,确定这声音真的就是那天与我见面的伊琳,我天天听她的节目,居然不知道她是谁。想着想着,心里就掠过一丝无怨的惆怅,说不清是苦涩,还是酸楚,总之是一些失去了就再无可挽回的感觉。

我把照片拿出来,仔仔细细地看着上面这个不再年轻的女人:她微微地笑着,隐现的兔牙,垂直的长发,艳丽的中式裙,目光平淡而充满睿智。再看一旁的我:板板正正的白衬衣,一丝不苟的三七头,略显老太的面孔,目光中流露出的闪躲和疲倦。再看后面那个黑不溜秋的庞然大物:它正半扬起脖子,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整洁的牙齿,似笑非笑地打着哈哈,把我们两人的表情,衬托得相当完美,相当经典。简直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

我听见伊琳姐姐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讲的就是河马哈哈笑的故事。为了配合播出效果,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大河马真实的叫声,她说这就是河马的笑声。于是我听见了几声特别难听的动静,这声音容易让人引起一些不干净的联想,我立刻让自己打住,但我还是哈哈地笑出声来。我为什么要笑呢?有什么可笑的?我下了决心,从那以后再也不听儿童节目了,我得像个大人那样活着,说到做到。哈哈。



我们的初次会面,就在这样略显寒酸的碰杯中,走进了高潮。我说的高潮是指当时她曾多次有意无意地碰过我的手。



厚土深情（外一篇）

◎

石
浩

香港的大老板石土根要回老家上坟，县长让我负责接待工作。

清明节这天，我从省城接回了石土根。来不及休息，他就要赶往墓地。我拦不住，只得陪同前往。

不一会儿，小车就停在了石家墓地。

墓地坐南朝北，占地约半亩，大小有五、六座坟包，每座坟前均立有石碑，坟旁的松柏蓊蓊郁郁，显得十分庄严肃穆。墓地周围是农田，田间鹅黄色的油菜花飘来阵阵清香，沁人心脾。墓地略高于周围的农田，前有淮河水潺潺流过，后有濮公山巍巍挺立——如此风水宝地，我们息县坡再难以找到。我暗暗佩服土根前辈们的不凡眼力，选了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

石土根六十多岁，身材高大，精神矍铄。他走下车后，摘掉墨镜，脱去笔挺的西服，拿过铁锹，按

人
生
路
弯
弯

131





家乡的规矩，挖了几个碗一样大小的圆锥形土块，工工整整地摆放在坟头上。随后，又到河边洗了手，擦过汗，整整衣衫，才点燃香火，斟上香米贡酒，边烧纸边磕头，每个坟前都是如此。

我几次欲帮他一把，都被回绝了。

最后，石土根来到父亲坟前，点香，斟酒，烧纸，磕头……完了之后，就地跪在父亲坟旁，沉默不语。很久很久，才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把坟头上的土块拿下来，放进随身带来方便兜里，并喃喃低语：“孩儿不孝，望前辈恕罪……家父九泉之下有知，定会赞同孩儿的所作所为！”

说完，提过土块，趋车返城，弄得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晚上，县政府为石土根举行了接风宴会。会上，石土根对县长及各位领导说：“首先感谢政府及各位父母官对本家祖坟的整修和管理。此次回来，一是想为家乡办点实事，尽本人一份绵薄之力；二嘛——也是求大家帮帮忙，了却我一桩心愿。”

县长忙说：“老先生只管提出，我们会尽力而为。”

石土根说：“家父在世时与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生前十分珍惜、爱护我们足下这殷实、富饶的土地，哪怕是每一寸，每一厘……他常常说，‘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馍’我漂泊四方，也深深感到最好还是数家乡。为了家乡的发展与腾飞，本人愿不遗余力——人不亲土亲嘛。因此，为了不辜负前辈们的希望，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把本家祖坟平掉，退耕还田，辟为平地，也算为后人腾出一块良田，生产一斗米面……”

众人听了先是惊愕，后是兴奋，大家热烈地，长久地为石土根鼓掌，